

百姓故事

继承父亲的“医钵”

○王宗平

我出生在一个山清水秀却物资匮乏的小山村,父亲是一名农村赤脚医生。在我记忆中,父亲的出诊箱内,总是装满了各式各样的宝贝。有时趁他不注意,我便偷偷地打开,扑鼻而来的酒精味,时常让我喷嚏连连。细看箱里面有听诊器、温度计,还有大大小小的药瓶,花花绿绿的药丸。我知道那是父亲与病魔战斗的武器。

儿时的我,因为父亲的特殊职业享了不少的“福”,时常有父亲给看过病的人到家里道谢。他们偶尔会给我带几块城里才有的糕点或糖果,让我在小伙伴面前神气许久。那时,我觉得医生这个职业真不错,既受人尊

敬还有好吃的。可父亲总是告诫我,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本分,不能惦记乡亲的东西,更不能要病人的馈赠。

父亲的笔记本上至今还歪歪扭扭地留着许多白条,那都是乡亲们赊欠的医药费,一笔又一笔,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四十年前。有的人本就拖欠了一大笔钱无力偿还,下次生病了还来找父亲。于是,旧债未清,新债又来,越积越多,再也还不清了。每当这时,父亲总是摆摆手说:“没有就算了。”

农村的夏季没有空调,乡亲们下地干活一整天酷热难耐,每当这时,父亲就会取来黄连须,早早地让母亲预备下黄连水。泡了黄连的水黄黄

的,有些啤酒的样子,乡亲们端起来慢慢喝下去,清热解毒是最管用的。

邻居家的小孩身上长痱子,或者挨了虫咬,父亲也有办法。他将陈年的艾草取出来,熬水给小宝宝洗身子,洗过之后,身上的痱子或小红点就真的消退了。

父亲学贯中西,尤其擅长小儿科,曾被评为安徽省优秀乡村医生,全省仅有10个。他时常摩挲着那本红彤彤的证书对我说:“孩子你看,做医生多好啊,大家心里都记着你呢……”

可我知道这些荣誉的背后,是父亲43年来刻苦学习、扎根山村的奉献精神换来的。最艰难的时候,整

个乡镇仅有他一个乡村医生,白天上山找草药,挎着小药箱,在田间地头走街串户;晚上挑灯夜读,学习到深夜,不断填补自己在医学领域的空白。去年,年过六旬的父亲,还参加了职业医师资格考试。一个仅有初中文化,只上过三个月赤脚医生班的老人,凭着一股“神农尝百草”的劲,最终以超过国家线30多分的成绩顺利通过了考试。在拿到职业医师资格证的那天,两鬓花白的父亲笑着说:“当了一辈子的赤脚医生,今天终于对自己有了一个交代!”

1997年,我高中毕业了。在填志愿时,父亲一言不发让我自己选择,我却清一色填写了国内知名的几

家医学院校。因为我知道,对于父亲而言这一生最大的遗憾,就是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,一辈子只能戴着“赤脚医生”的帽子给乡亲们看病。于是,我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继承父亲“医钵”的希望之星,而十多年来耳濡目染,更让我明白了“白衣天使”这四个字背后的重任。

光阴荏苒,如今的我早已毕业在省城的一家三甲医院工作。面对罹患癌症、悲观失望的肿瘤病人和泪眼滂沱、手足无措的患者家属,我总会想起儿时父亲迎着月色出诊的瘦削背影和他温柔宽厚的笑容。这不由促使我,努力践行医者“有时去治愈;常常去帮助;总是去安慰”的誓言。

难忘记忆

吊毛猪

○陈甫

“吊毛猪”是我们当地人的一句土话,说白了就是卖生猪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几乎家家户户常年都养一两头猪,养大了卖给国家,得个几十块钱,在当年这算是一笔大收入了。

猪养到一百三四十斤就可以出栏了,挑个吊毛猪的日子,母亲就会早起来准备。母亲为猪烧了一顿丰盛的早餐,算是给养了年把的猪送个终,猪养久了也是有感情的。当然,母亲像所有主妇一样,也是有点小心思的,想让猪吃个饱,增加点重量,好多卖点钱。

父亲默默地整理好装猪的工具和手拉车。装猪的工具是个粗砺的木架子,厚厚的木板上两边各钉着一排栏杆,像一架古代的刑具,中间空空荡荡的,正好把四脚朝天的猪紧卡在里面,让它动弹不得。叔叔伯伯们会过来帮忙,把拼死挣扎的猪七手八脚地抬上手拉车。那些山高路远、没有手拉车的农户,会派两个壮劳力把猪直接抬到吊毛场去。

小孩子喜欢凑热闹,我有时会死缠着父母带我一起去,嘴上说是想看看吊毛场热闹的场面,心里实际盘算着万一猪卖出个好价钱,父母一高兴,说不定会给我买个肉包子或买根油条之类的好东西解解馋的。

吊毛场就是生猪收购站,是食品公司一个收购生猪的站点。农民们都想早点把猪卖掉,很早就到了吊毛场,因为时间耽搁长了,生怕猪会拉屎拉尿,这样会减轻猪的重量。吊毛场是农村最凌乱嘈杂的地方,猪大概知道自己末日来临,绝望的惨叫声此起彼伏,响成一片。我觉得做猪真是可怜。

跟父母去吊毛场多了,我也看出点名堂来了。那时物价很稳定,毛猪的单价也是固定不变的,猪的价钱主要看重量和折头。听大人说,折头就是出肉率,表示猪的质量,同样重量,折头高表示质量好,价钱就卖得高。农民们心里就一心想着猪的斤两能重一点,折头能打高一点。

平时不抽烟的卖主也会买一包好一点的烟,赔着笑脸地分给过磅秤或是定级的人,说些好话,套点近乎,不捡点便宜至少也不至于吃亏。过磅秤的时候,户主常常会与工作人员把秤砣拨过来拨过去,像拉锯一样,看得我心里暗暗发笑。

如果你恰好与定级的人是亲眷,或者是亲眷的亲眷,有人会拎了只鸡或鸭上门去拜访,满脸堆笑地说些好话,希望折头打得高一点,一直要等到亲眷十分肯定地表示“有数了、有数了”后才放心回来。

如果定级的人是亲眷的亲眷,还要麻烦亲眷陪着去卖猪,在过磅、定级时使一个眼色,或微微点下头,定级的人就会心照不宣、心领神会。与吊毛场的工作人员有点沾亲带故的,心里会更踏实一点,总觉得会得到一些好处。有人说自己的亲眷还是亲眷的亲眷是会有些区别的,但好处、区别有多少,谁也说不清楚。

定级是个技术活,不是一般的人能干得了的。这些人原先都是一把杀猪的好手,而且要有师傅专门带教几年,后来多数也成为公社食品站的小头头了。

定级的人像个看相佬一样,见多识广,目光贼精,定级时按按猪脊背,摸摸猪肚皮,拉拉猪尾巴,甚至在猪屁股踢上几脚,就能判定这猪值几等几级。听说看似随便踢几脚,也是有名堂的,一是看猪的灵敏度,表示猪是否健壮;二是猪一受刺激就会拉屎拉尿,斤两就减轻了。那些病猪、残疾猪或者阉割后喂肥的公猪、母猪等,定级的瞄上一眼就能识破,噎得卖主一句话也不敢多说。

最后,定级的人就会拿出一把大大的剪刀,在猪屁股毛多的地方横竖剪上几刀,打上一个已检验的记号,卖主也就数着钱走了。

听说有位邻居事先曾送了一只老母鸡给定级的人,卖了猪以后,那个定级的亲眷买了同样价值的补品送了回来,说我们定级也是有规矩的,破不得。



吸
引
陈耀
摄

性情中人

你走进了我心里

○春和

经营茶产业、传授茶知识,在商场如战场的今天助人发展茶文化。她让我敬佩,决定去拜访她,如果有缘,与她交个朋友。

我与谢老师初打交道,不知道她的爱好在哪里。充分掂量后,我挑了一款刚出产、连名字还未取的黄茶带过去。我喜欢喝这款茶,清香浓郁,口感鲜爽甘醇。

我们约定了见面时间。她从外地赶来,风尘仆仆地把我迎进她的茶馆。我们一阵寒暄后,顺便聊起她对培训学校的扶持。

“一个外地姑娘在绍兴创业不容易,能帮就帮点。我也是大家一路帮过来的。”她很诚恳地说。

她接着说:“我的茶馆、茶场需要懂专业的熟练工。我们抱团繁荣茶产业,会走得更远。”

我想起来,近期由培训学校牵头举办的茶艺比赛中,谢老师的茶馆有职工参加比赛,且成绩不俗。

时间飞驰,转眼太阳西去。我起身告辞,顺手把那包黄茶递了过去。

“这是刚出产的黄茶,外形丑了些,但口感确实不错。今天带点,你尝尝。”

她接过,问是哪家茶企生产的。我报了企业名称和产地以及生产的季节。

忽然,她哈哈大笑:“这是我与一家茶企合伙研究、生产的一款新茶——黄大茶,是夏季茶。去年刚出产,在国际茶叶博览会上得了铜奖。”

我一愣,竟然脱口而出:“既然是你自己生产的,我不送了,我自己备着喝。”话一出口,自觉尴尬,哪有礼物拿出来又收回去的。

她见状,笑得合不拢嘴,拉着我的手忙说:“喜欢就好,喜欢就好。以后你多来尝尝我做的新茶。”

于是,我重新坐下来,听她细述制作这款黄大茶的前因后果。她脸上洋溢着得意、满足的笑容,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这个老茶人此刻的幸福心情。

太阳落山了,我再次告辞。她一直送到车前,目送我远去。

前几天,突然接到谢老师的电话:“今年的黄大茶做好了,口感比去年甘爽,快来尝鲜。”

我甚感意外。以为在谢老师那里,我只是一个过路人,想不到成了她新茶的尝鲜人。我禁不住吟起苏轼的诗:“人生到处知何似,应似飞鸿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,鸿飞那复计东西。”

而现实中,当你用心待人时,则是你留了印,她留了心。

微型小说

我一定会关照

○余瀛

高中毕业10年了,105寝室室长多方联络,终于联系齐了5名同窗3年的室友。

晚宴上气氛温馨。

酒过三巡,菜过五味,室长搁下平站起来提声道:“大家难得聚在一起,都说说自己的工作情况吧!现在我先说:我在区招商局工作,刚被提拔为一个小处长,如果各位需要投资办厂尽管找我,我会关照的。”

“室长就是室长,在哪儿都如鱼得水啊。这么年轻就当官了。”室友大哥竖起大拇指说道。随后大哥也开始发言了:“我现在是西门子电器重庆片区的代理商,如果有需批发电器的可以来找我,我会关照的。”

“知名品牌西门子电器,你小子没少捞钱吧!”二哥金毛子戏弄道。

金毛子开始介绍自己:“我在人保寿险公司工作,如果各位需要买保险或理财尽管找我,我会关照的。保证利率最高,风险最小,收益最大。”

三哥召子夫介绍道:“我在区文

化馆工作,如果各位孩子的写作、美术、舞蹈以及乐理等需要提高,尽管找我,我会关照的。我保证让你孩子花最少的人民币,享受到更多的艺术生活。”

“文化馆好,工作轻松。”搁得平笑道。四哥喝了一口酒,叹气道:“唉,看来就数我混得最差了!我现在农村,如果各位想吃点鲫鱼、土鸡、土鸭,尽管找我,我会关照的。保证诚信可靠,童叟无欺。”

最后,大家把目光集中到了小弟梁明身上。

梁明推辞道:“我的工作不怎么样,还是别介绍了吧!”

“不行!”大家纷纷声讨,“你不说,就是瞧不起我们寝室的这几个兄弟!”

“这……”

梁明说:“好吧!既然大家都叫我说,我就说,我也不能扫大家的兴。我在殡仪馆化妆室工作,如果……”

梁明话说一半就卡住了,还有一半的话吞进肚子里了。

我去年见过谢老师。单位组织女职工开展茶艺培训,谢老师来授课。她穿着宝蓝的旗袍,在宽大的LED屏前,从容讲解茶的起源与饮茶益处。她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,引着与茶素未谋面的女人们走进茶叶的曼妙之路。

今年,我们因一场茶艺比赛走到一起。其间,她与另一位茶业行家聊茶叶走势。言谈中,她对本地茶业充满憧憬,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。而从中我感受到了谢老师对茶叶的热爱和为人的纯真。

谢老师到底是怎样的人?她

经营茶产业、传授茶知识,在商场如战场的今天助人发展茶文化。她让我敬佩,决定去拜访她,如果有缘,与她交个朋友。

我与谢老师初打交道,不知道她的爱好在哪里。充分掂量后,我挑了一款刚出产、连名字还未取的黄茶带过去。我喜欢喝这款茶,清香浓郁,口感鲜爽甘醇。

我们约定了见面时间。她从外地赶来,风尘仆仆地把我迎进她的茶馆。我们一阵寒暄后,顺便聊起她对培训学校的扶持。

“一个外地姑娘在绍兴创业不容易,能帮就帮点。我也是大家一路帮过来的。”她很诚恳地说。

她接着说:“我的茶馆、茶场需要懂专业的熟练工。我们抱团繁荣茶产业,会走得更远。”

我想起来,近期由培训学校牵头举办的茶艺比赛中,谢老师的茶馆有职工参加比赛,且成绩不俗。

时间飞驰,转眼太阳西去。我起身告辞,顺手把那包黄茶递了过去。

“这是刚出产的黄茶,外形丑了些,但口感确实不错。今天带点,你尝尝。”

她接过,问是哪家茶企生产的。

我报了企业名称和产地以及生产的季节。

谢老师到底是怎样的人?她

经营茶产业、传授茶知识,在商场如战场的今天助人发展茶文化。她让我敬佩,决定去拜访她,如果有缘,与她交个朋友。

我与谢老师初打交道,不知道她的爱好在哪里。充分掂量后,我挑了一款刚出产、连名字还未取的黄茶带过去。我喜欢喝这款茶,清香浓郁,口感鲜爽甘醇。

我们约定了见面时间。她从外地赶来,风尘仆仆地把我迎进她的茶馆。我们一阵寒暄后,顺便聊起她对培训学校的扶持。

“一个外地姑娘在绍兴创业不容易,能帮就帮点。我也是大家一路帮过来的。”她很诚恳地说。

她接着说:“我的茶馆、茶场需要懂专业的熟练工。我们抱团繁荣茶产业,会走得更远。”

我想起来,近期由培训学校牵头举办的茶艺比赛中,谢老师的茶馆有职工参加比赛,且成绩不俗。

时间飞驰,转眼太阳西去。我起身告辞,顺手把那包黄茶递了过去。

“这是刚出产的黄茶,外形丑了些,但口感确实不错。今天带点,你尝尝。”

她接过,问是哪家茶企生产的。

我报了企业名称和产地以及生产的季节。

谢老师到底是怎样的人?她

有一种珍惜叫饿的滋味

○王珍

直击真相

有一种珍惜叫饿的滋味

“会不会没饭吃挨饿啊?我饿过,那是太难受的味道。”年初新冠肺炎来袭,居家抗疫时,妈妈忧心忡忡对我说过几次。我总是笑妈妈杞人忧天,怎么可能?

可是,妈妈一定会严肃认真地讲述曾经的灾荒之年严重缺粮,饿殍遍地。外婆家的长孙就是在两岁时饿死的。我舅舅是家中的独生子,那是他的第一个孩子。妈妈这一生都在感慨:那么聪明懂事又长得那么好看的一个小孩,就这么活饿死了。

还有我的舅舅,原本是别人家的孩子,寄养在外婆家。养着养着,就比亲生的更亲了。他自己的亲生母亲基本上把他遗忘了,不闻不问,也一样忘记付抚养

费。但外婆却视为己出把他宠得无法无天。在饥荒年里,只要外公问他:“阿童,你有没有心事?”他立马终止调皮捣蛋变得安静了,怯怯地说:“我当然有心事啊,家里米甏里快没米了,我自己的亲姆妈一定会来接我回去的。我要躲起来,不让她找到。我宁愿饿死也不回去。”那种可怜兮兮的样子,很让人心疼。

妈妈还跟我说,她亲眼看见一个人买了包子,刚要吃